

荆楚青年
人文学者文丛



何

锡章

自选集

何锡章自选集

荆楚青年
人文学者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锡章自选集/何锡章著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

ISBN 7-5609-2041-1

I. 何…

II. 何…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

何锡章自选集

何锡章 著

责任编辑:徐汉明

责任校对:戴文遐

封面设计:潘群

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2624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录排: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照排室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7

字数:265 000

版次:1999年9月第1版

印次: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609-2041-1/I·78

定价:26.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科调换)

章开沅

序

学者的成功主要是靠自己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但社会的关怀与扶植对于青年学者的成长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至少是可以使他们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快一些。其道理正如初结果或初成材的树木总得多浇点水，多施点肥并给以必要的修剪一样。

湖北地区的传统人文学科，在全国颇具优势，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影响。除历史渊源与院系调整等原因外，政府与社会多年来对学者的关心与扶植，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回想我们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的这一代学人，在学术生涯初期如果没有湖北省社联、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省社科院前身）满腔热情的关怀、帮助与荐引，是很难在较短时期崭露头角于全国的。“文革”十年浩劫以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湖北省更加重视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湖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建立和《青年论坛》的创办，标志着新一代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群体崛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湖北青年人文学者群体的迅速成长，早在 80 年代中期即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现今出版的这套丛书作者，大多在 80 年代中期即已初露头

角，而现今已成为各个相关领域的学术骨干或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学术生涯已经成熟并渐趋辉煌，其多年积累的学术成果业已具备自选结集的条件。他们幸运地成长于开放改革的新时代，因而能够在较好的环境以较高的起点开始自己的学术工作。他们的责任很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对我省 21 世纪最初十年或二十年的学术态势的作用可说是举足轻重。自选集的出版乃是他们二十年左右学术耕耘的总结，也是他们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起跑线，预示着他们未来学术业绩的辉煌。

但无论如何不能自满，自满乃是学者停滞的开端。做学问一靠勤奋，二靠老实，三靠谦虚。任何大学者的大成就，对于历史文化长河来说都不过是涓涓细流，而且并非任何人都具备堪称涓涓细流的资格。已知有限，未知无涯，真诚的学者仿佛在知识海洋上作永无止境的远航。长江是历史的见证。东坡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唯有真诚的学者与真诚的探索，才能经得住时间的筛汰而流传久远。时下学风趋于浮躁，急功近利、哗众取宠者渐多，我深愿这套丛书的作者都能站稳脚跟，以扎实的步伐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最终成就可能有大有小，但绝对不要追求成为昙花一现的名人。江汉学脉，世代绵延，吾人有厚望焉。

夏振坤

序

大江东去，川流不息。她象征着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推陈出新；她又象征着中华英俊，代有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乃因“自有源头活水来”。最近，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的自然规律，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推波助澜。丛书的作者们，我大半都比较熟悉，亲眼看见他们的成长，在社会科学界相继崭露头角，成为相关学术领域中有相当知名度的青年学者。他们中间，有的在专门史方面很有造诣，有的在经济社会史研究上颇有名气，有的在史学理论探索上积累甚丰，有的以科社或哲学等基础理论见长。他们的研究方向，几乎涵盖了文史哲的主要领域，同时他们又都是湖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这是一群生机勃勃的力量，这是一支承上启下的队伍，这是人文科学的希望。

当前，我们正面临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的挑战。知识更新的频率，急剧加速！这对于我们学术界的梯队建设，提出了崭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更新观念，要打破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传统思路，加快新生代的崛起。为此，社会应该为他们的加速

成长，倾注更大的力量。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条件，提供更大的舞台，为他们披荆斩棘，摇旗呐喊！不如此，加快梯队更新，便是一句空话。当然，新生代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学术的传承性，并刻苦地加快自身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的现代化。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做了一件有远见的事情，为我省青年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次好机会，让他们能把自己最精华的成果展现给社会，让社会来了解他们，认识他们。我还希望更多的出版社，更多的论坛，更多的评奖，能让出更多的机会给新生代。这样，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就大有希望了。

1999年2月24日于武汉东湖

陶德麟

序

“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出版，编者嘱余作序。余踌躇有日，竟不能决。盖时下作序，颂词多而诤言寡。从俗应景之篇，恐两无裨益；诤言又惟恐有失，故难言也。既而转思“文丛”出版究属盛事，不可不贺；欣喜之余，似亦有不能已于言者。且闻开沅、振坤两兄已欣然命笔于前，余亦难辞附骥。故铺纸灯前，略陈所感。

十年浩劫之际，雾塞苍天，百花凋谢，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秀杰之士，或横遭践踏，或曳尾涂中；学术荡然，英才敛迹；国运民生，危如累卵。“文丛”作者诸君，当时或方在韶此，或正值少年，亦未尝免于浩劫之累，成材之望几希。一发千钧之时，幸四凶殄灭，“全会”召开，妖氛尽涤，大地春回，诸君得以步入冀宫，由是而涵濡于典籍之海洋，驰骋于思想之旷野，于兹二十余年矣。其间颖脱而出，头角崭然者颇不乏人，不独“文丛”作者为然也。余谓诸君之长有三：一曰跨“文革”前后之经历，故体验不凡；二曰沐双百方针之英策，故思想活跃；三曰处改革开放之环境，故视野广阔。后生可畏，洵非虚语。新叶蓊蔚于芳林，不特学术之幸，亦民族之幸，宜乎吾辈为之雀

跃也。然望之切则期之周。爰缀数语，与诸君共勉。

余意为学之道，首在为人。为人之道，首在立志。志之所在，学之所归也。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标的之高虽似难于企及，然取法乎上，不可不勉。要当有忧国忧民之热忱，关怀人类之激情，追求真理之渴望，然后始克有恢弘气象，高尚人格，卓尔独立，涅而不淄。苟汲汲于一己之私，乃至曲学阿世，虽胸罗万卷，亦不过假寇以兵，资盗以粮，殊无足取。我中华民族之血泪史断不可忘，立吾国于当代之志断不可夺。为学之鹄，舍此无他。此余拳拳企望于诸君者也。

学贵创新，非创新不足以言学。口耳之学，辗转传抄，拾人牙慧，是稗贩之技，非为学之道也。学者意必自立，言必己出，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是谓创新。然创新当以求实为本。若夫虚玄不实之大言，耸人听闻之诡论，虽或能博喝彩于一时，终无益于国计民生，亦无助于人类智慧，其将如泡沫之湮灭也必矣。然创新求实，言之易而行之艰。盖人类知识积累已历数千年，当代更有“知识爆炸”之说；新说林立，浩如烟海，而又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庄生有涯无涯之叹，当时已然，今则更不可同年而语。取知识于宝藏，已不啻以蠡酌海。欲立一得之见，增涓滴之功，则更属难能矣。然而学问之道，岂别有捷径哉？必也弊一生精力，孜孜以求而已。涵濡百家，驰骋中外，融会贯通，积厚发薄，然后可以言创新。倘能发人所未逮，则虽一纸之微，胜数卷皇皇空论者多矣。虽然，窃以为创新之义，亦不妨从宽解说之。于前人已发之学，踵事增华，发扬光大，精益求精，或使详尽而缜密，或使应用于实践，此亦创新之一途，且价值不必在提出全新学说之下，未可遽以述而不作目之也。以诗为譬，盛唐之于初唐，于格律以至题材皆无

突破；而李杜如中天之日，睥睨万代，非沈宋之侔矣。文艺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何独不然？此事亦大难，苟非兀兀穷年亦不足语此。时下浮躁之风颇盛，“轰动效应”之说孔炽，“突破”也，“开创”也，“填补空白”也，其声不绝于耳，乃至有以论著字数论成就者，余窃为之惴惴焉。愿望诸君勿为所动。日就月将，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终成大器。所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之不能，实不易之论。诸君当不独以优秀论著鸣于当世，抑且以优良学风贻于来者，实任重而道远也。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风格各异，势所必然。强求一律，反成八股，千人一面，索然无味矣。然文字究为作者表达思想之工具，读者理解作品之媒介，简洁晓畅之功，似不宜置之不顾。孔子云：“辞，达而已矣。”苏子瞻谓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又讥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欧阳永叔赞吴充之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霏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余每诵斯言，心有戚戚者久之。常思文事之难，在以简洁晓畅之词语，达深刻繁难之思想，而非反是。今青年作者文字佳者固不为不多。然亦有中西混杂，佶屈聱牙，读之不知其为西语抑为汉语，以示深奥者；有百字亦足以说清而必拉成千言，以炫渊博者。窃以为此风不可长。学术诚无国界。吸收外域名词术语乃至表达方式，乃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必然之途，且大有利于丰富汉语，此无疑也。然此种吸收，必使融入汉语系统及语境之中，成为有机成分。不然，是以汉字书外文，以汉语作洋腔，国人读之将如诵天书，不知所云矣。此等文字即以译著目之亦断难视为佳作，而况国人自著之书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可不察也。

世界胸怀，时代眼光，民族特色，个人风格，融四者于一身，斯承先启后一代新人之风貌乎！挂云帆而济沧海，是所望于诸君。纷纷多言，耻躬之不逮，聊申献曝之忱耳。是为序。

1999年4月18日于武汉大学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选集。作者紧紧围绕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文学理论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鲁迅中国理想人性思想、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等领域,不囿陈说,作出了自己独立的探索和思考,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一定的学术价值。

作者思想活跃敏锐,思路视野开阔,充分吸收了文化学、哲学、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能自如运用比较的方法,将所研究对象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显示出了作者较宽的知识面和良好的学养。

本书写得灵活生动,文笔流畅优美,理性思维与形象表达有机结合,既富有思想的启发,又有阅读的愉悦。

FFP6/20



何锡章



何锡章，1953年出生在四川云阳（今属重庆市），当过农民，进过工厂，干过赤脚医生，任过民办教师。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又进四川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华中理工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现为教授。主要有《历史透视镜下的魂灵》、《中国现代理想人生探求》、《鲁迅读书生涯》、《神魔佛怪话西游》、《幻象中的文化与人生》等专著以及译著《文化模式》；从上大学开始至今，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电影》、《四川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50篇。

目 录

章开沅序	(i)
夏振坤序	(1)
陶德麟序	(1)
《呐喊》、《彷徨》抒情小说审美二题	
——鲁迅抒情小说论之一	(1)
中国人民理想人格的艺术探索	
——鲁迅抒情小说论之二	(18)
鲁迅小说对比艺术论	
——鲁迅抒情小说论之三	(31)
改造国民性在当代改革中的现实意义	
——学习鲁迅改良国民性思想的启示	(42)
鲁迅中国理想人性思想初探(论纲)	(51)
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鲁迅中国理想人性思想研究之一	(56)
论鲁迅探索中国理想人性思想的历史地位	
——鲁迅中国理想人性思想研究之二	(77)
鲁迅中国理想人性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轨迹	
——鲁迅中国理想人性思想研究之三	(87)

“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

——鲁迅中国理想人性思想研究之四·····	(100)
《阿Q正传》的创作及其价值·····	(109)
鲁迅论文艺批评的整体性·····	(117)
鲁迅的文学创作与自然科学·····	(132)
文化模式的内在规定与制约	
——“五四”与古代:浪漫主义文学比较论·····	(142)
“五四”抒情小说与时代精神·····	(162)
新时期前期文学浪漫主义潜流论·····	(185)
现实主义的恢复、深化、突破	
——浅谈近几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219)
“雷雨、原野中的北京人”	
——论曹禺心中的中国理想人格精神·····	(233)
冰心与庐隐:超越苦难人生的探索者·····	(243)
心灵与情感美的歌:读李清照的词·····	(255)
孔子、柏拉图文艺思想之两点比较·····	(271)
论“主文而辅谏”·····	(292)
试论作家感情的独特性·····	(313)
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总体历史平衡性·····	(326)
文化人类学和文化模式·····	(345)
后记·····	(365)

《呐喊》、《彷徨》抒情 小说审美二题

——鲁迅抒情小说论之一

抒情小说的创作在“五四”时代是普遍的倾向。无论是“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还是“文研会”的叶圣陶、冰心，在早期的小说中，都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抒情性；即使在《呐喊》《彷徨》这样严峻清醒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也表现出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一方面，“忧愤深广”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证明着鲁迅是“一个严肃的理性主义者”，理性的光辉渗透在字里行间，照耀着每一个活动在其中的人物；另一方面，呈现在小说中的浓郁的诗意，赤子似的诗心，沉郁忧愤，昂扬激励的诗情以及诗的意境，诗的节奏，诗的语言，使你深深认识到鲁迅“又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抒情诗人”^①，深刻的抒情作家，“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是一首动人心弦的抒情诗”，^②他要通过小说来抒发某种情绪，某种愤懑，描绘某种微妙的图画。除此之外，在人称的运用，哲理的追求和表现理想的探索，以情感、意绪的流动来组构、推动小说，以及对自然美

① 转引自西北大学编：《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

② 唐弢：《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鲁迅研究》第6辑。

的有意味的肯定与赞美等方面,都与一般意义上的抒情小说相接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呐喊》、《彷徨》中的某些小说称之为抒情小说。这些小说接受了浪漫主义的一些表现手段,但精神的实质上,却又相去甚远,更富于现实主义的精神,因此,我们也可以称这类小说为现实主义的抒情小说。

一、多层次的审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抒情艺术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是主观性。感情的抒发源于审美主体的心灵,一切客观的对象都要经过主体心灵化、情感化。黑格尔认为,抒情艺术在内容方面“不能是一种扩展到和整个世界各方面都有联系的客观动作情节的展现,而是个别主体及其涉及的特殊的情境和对象,以及主体在面临这种内容时如何把所引起的他这一主体方面的情感和判断、喜悦、惊羨和苦痛之类内心活动认识清楚和表现出来的方式。”^① 别林斯基也认为,在抒情作品中,“主体不但把对象包含在自身之中,溶解它,渗透它,并且还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吐露出那些和对象发生冲突时所激起的感受。……抒情作品的内容已经不是客观事故的发展,而是主体本身,以及通过主体而产生的一切东西”^②。显然,离开了主体内心的情感选择、判断和认识,抒情艺术也就不复存在。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个主体不应理解为由于要用抒情表现自己,就必须和民族的旨趣和观照方式割断一切关系而专靠自己。与此相反,这种抽象的独立性就会去掉一切内容,只剩下偶然的特殊情绪,主观任性的欲念和癖好,其

①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0页。

②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